

由管虎执导,黄渤、余男、任达华、苏有朋联袂奉上的荒诞悬疑喜剧《杀生》目前正在全国院线热映。上映以来,从观众的反应来看,两极化评论极其严重。喜欢本片的观众称《杀生》完全超乎自己的想象,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不喜欢的观众,也忍不住大呼:没看懂,不明白。对此,管虎表示赞叹与疑问都能接受,观众各有心得,也正是电影的价值所在。或许,这是对争议的最好解释。  
——编者

先讲好故事再说

艾琼

如果说赶在五一档之前上映的这三部国产电影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这三部电影都不以讲一个好故事为最终追求的目标。《黄金大劫案》娱乐先行,《匹夫》视觉先行,《杀生》则是主题先行。主题先行听上去好像要比娱乐先行或者视觉先行高级一点,但没有讲好故事,再好的主题也没有用,还不如视觉效果和娱乐元素来得实惠。

《杀生》讲述了长寿镇居民如何以集体的智慧干掉一个长期破坏治安稳定的坏分子牛结实的故事,用导演的话来说就是“一群人如何杀掉一个人的故事”。拔高了看,这确实是一个带有隐喻性质的现代寓言,可以从政治历史心理学等多个角度进行多重解读。即使从电影文本的角度来说,这个主题也是大有文章可做,毕竟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已经能够令人展开足够宽广的联想。

可惜导演陶醉于这个主题,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主题深刻些再深刻些,于是不惜花费大量时间来建立一重重的逻辑结构,以否定之否定的复杂逻辑来深入探讨主题,同时考验观众的耐心。导演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推翻对于牛结实死因的推论,又一遍遍推翻对于牛结实这个人的定义,在这个冗长的不厌其烦的过程中,导演沉迷于自己的智力游戏而几乎全然不顾观众的观影感受,主题是深刻了,但是观影的乐趣也就没有了。就像是导演自己撒了欢地往前跑,已经把跟在后面的观众都抛丢了也不知道。

相反那些真正能够勾起观众观影兴趣的,真正有关故事而不是智力游戏的部分,如丝丝入扣的谋杀步骤,步步逼近的揭秘过程,导演反而没有耐心将它们讲得有趣些再有趣些。对于牛结实这个灵魂人物,导演也只满足于将他树立为一个反叛的符号,至于如何将他反叛变得更有可看性,如何将他的转变变得更为顺理成章令人动容一点,显然这些没有深刻的主题来得重要,于是导演也显得兴趣缺一笔带过。或许有了那些智力游戏,无须这些细节也足以体现出主题的深刻,但没有了这些细节,智力游戏也就仅仅是智力游戏,没有任何观影乐趣可言了。

其实无论是主题先行也好,视觉先行也罢,这本身都没有错误,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千篇一律循规蹈矩的艺术,但对于这个艺术观众至少还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给我讲一个好故事,给我讲一个能够让我有足够耐心去体会你的主题、欣赏你的视觉的故事,故事才是根本,视觉和主题都是附赠。对于观影者而言,没有好故事的主题是说教,没有好故事的视觉是咋呼。

# “牛二”遭遇“罗生门”

孙琳琳

从表面来看,《杀生》的故事并不复杂,与世隔绝的长寿镇暴发传染病,医生“我”(任达华饰)前往,发现奄奄一息的牛结实(黄渤饰)。医生“我”看牛结实身上并无病毒,全体居民神神叨叨,悬念丛生,故事也由此展开。不过导演管虎从医生、牛结实等多视角讲述故事,并使用大量闪回、插叙等叙事方式,让故事真相隐藏在“罗生门”中。选景诡异、手持摄影、快速剪辑等电影语言,让观众迷失在纷杂的假象中。直到影片结尾才亮出“真相”,牛结实的绝症是集体欺骗的结果,原来看似天天与人作对、以捉弄人为乐的牛结实有颗

明朗而阳光的心……《杀生》背景设置在上世纪40年代的云南,但这样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它所包含的隐喻也能引发多种猜测和探究。

在和管虎合作《斗牛》时,黄渤那种草莽中带着机灵的表演方式就征服了很多观众,也帮他拿到金马影帝的称号。这次在《杀生》中黄渤更上升一个段位,在常人看来,牛结实的形象类似于“水浒”中的牛二。黄渤的表演张弛有度又挣扎疯癫,故事的最后则变成深沉内敛。影片结尾他将邻居偷来的东西一一归还,而这场戏得不到

少观众的认可。在黄渤绝佳演出的锋芒下,老戏骨任达华和苏有朋都被压了下去,只有哑巴寡妇余男眼神里的幽怨、凹凸有致的身材能夺回一点观众的视线。

对于《杀生》是一部什么类型的影片也是争议性较大的话题之一,片中能够呈现出来的有黑色的、喜剧的、悬疑的色彩,其实也有悲情感的色彩,而且每种元素都占据相当重要的分量,导演管虎将影片定位为一部元素混搭的“非典型中国类型片”。这部电影塑造的是一幅群像,其

中每个人的身上都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像梁静、王迅他们承载的大多是喜剧任务;任达华辅助悬念这条线;苏有朋这个人物在心理分析上更重要一点;而针对黄渤的塑造,从头到尾走的是一个喜剧感加黑色的路线。

影片前半段着力于牛结实与镇民之间的过招,再通过任达华扮演的医生抽丝剥茧,不断揭开暗藏的伏笔;结尾处的解释性闪回则展现了牛结实本性纯善的一面——这种结构设计可能会让一些观众感觉有点费解,但导演显然认为观众不会觉得费解,还是可以享受观影的乐趣的。但《杀生》的困难在于讲故事的方法,这或许是管虎想有所尝试的方面。

## 够神秘 但缺少震撼

天贵

电影《杀生》搞得神秘,其实戏还是在黄渤一人身上,偶有零星亮点出现在余男眼中。《杀生》的故事很认真,甚至有些钻牛角尖的固执。比如场景一定要设在羌寨,比如时间一定要回到民国,这些可以表明导演的认真态度,也可以证明导演的专业水准。但是对于观众,故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杀生》的故事一直在诡异和惊悚中进行,可以看到阴谋的轮廓,但是找不到其中的关系。在影片前半部分出现的某些影像符号,意义高深,难解其意,实为影片和观众沟通的一个障碍。在影片后半部分,阴谋的大幕拉开,才明白故事机关算尽。导演用心良苦,却没有引发观影者恍然大悟的猛醒,是这部影片的遗憾。

黄渤的表演仍旧是高水准的,也是全片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杀生》中,他的表演并未受到挑战。从他的表现看,似乎也未将人物牛结实视作一次挑战。《杀生》的表演风格和以往类似,尽管这次对黄渤的要求更高,情绪更极端,他都可以应付自如,甚至是游刃有余,但是并未突破大众眼中的黄渤。全部影片中,能与黄渤过招的只有余男。哑寡妇这个依靠肢体和眼神表演的角色,是影片中不能忽略的部分。尤其是在接近尾声时的闪回中,余男的一个眼神照亮她全部的表演,是全片中最有感染力的瞬间。

杀与生是个好命题,影片制作也很认真,演员表演更是值得好评一番。可惜《斗牛》在前,我总是拿牛二身上自然朴素的乡村属性来比较,比来比去,《杀生》够神秘,却不够震撼。



## “混世魔王”覆灭记

麦兜

管虎的电影作品在国产片领域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象,仅就看过的《头发乱了》、《斗牛》、《杀生》来看,呈现出一种诡异、孤立的情状,总有一些与周遭环境约定俗成的习惯、传统产生强烈违背的人或事,或者影片本身营造的就是一个诡异的叙事环境。

《杀生》讲的是一出被一群人设计的一个人的死亡,因为这个名为“牛结实”的人在镇子里不讲规矩,不受束缚,调皮捣蛋,“坏事”做尽,被全镇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长寿镇是一个有遗风讲传统的,偏偏生出这么一个“混世魔王”,平静有序的生活被折腾得鸡犬不宁,牛结实的父亲是外来人口,即便已经在当地生活到第二代,但也许,小镇上的人从一开始就心有排斥,尤其还是一个一点都不循规蹈矩的人。不过,终究还是

束手无策,最后以一个衣着光鲜的当地医生为狗头军师的全镇老少组团,从心理层面对牛结实开了杀戒。

与世隔绝的小镇、凝重的仪式、明知坏了规矩却仍然乐在其中的牛结实,扭结在一起,呈现出极大的错位感,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掷了一枚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但湖面有足够吞噬石子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长寿镇居民是以一种集体表演的形式,从心理上摧毁了牛结实,像是集体狂欢,又像是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狗头军师将之称之为“心由境生”,从外部营造反常的环境,从而让牛结实对无中生有的东西信以为真。与牛结实破坏规矩的种种狂妄举动相比,小镇居民的这种集体行为,更加癫狂而不知所以,不计后果。即使孩童说出真相,也无法扫除已中心魔的牛结实心头的阴云,一个顽皮的混世

者到此已经覆灭,或者说,他的天性已经泯灭。

片中的隐晦影像颇多,在平衡被打破、重构,又新生的模式下,甚至有了点《生命之树》的味道,突然插入的水底游鱼的镜头有一闪即逝的美感。围绕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维护和打破双方的对抗,会时时处处存在,不在此时便在彼时,不在此处便在彼处。而在此过程中,人心的裂变,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障碍,就像是一堵又一堵的墙,在趋势总体向前的社会形态改变的道路上横生阻碍,这注定是一条不可能风平浪静的历程,会有死伤,即便如同《杀生》所展现的看似不起眼的设计死亡一样。

《杀生》的故事很像一则寓言,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每个人生活的周围,有时候,我们或许就像集体无意识的长寿镇居民一样,把那些表面的玩世不恭者抹煞掉了。

